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一百五 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謹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攻媿集卷一百五

宋 樓鑰 撰

誌銘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于史氏自八行先生以純德奥學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之登政地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是為太師會稽郡王文惠公位極

人臣而史氏益大故君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賞延繁衍而决取世科者累舉不乏人其興又未艾也盛哉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堯翁世為明州鄞人今為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累贈大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授右迪功

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
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
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
辟為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闕陞從
政郎用舉主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
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散郎紹熙五年今上
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
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

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纔六十有三已無復宦情其見于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為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歉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為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矣參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為簽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傅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戶外寒暑

如一李公奇愛之樞密赴餘杭居侍大寧次長安埭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為之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敘而行已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是將汙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寧既下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為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敢食執喪盡禮既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旦旦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菜之屬未

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
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淒淒如始喪生
朝不為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
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貽別墅遺之制幕例得僦直
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
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庭拜君曰
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薦將校捕
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贓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

贓爲賞亦不爲過若以屬吏是爲賊報仇也誰復用命

王爲寛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寮蔡君大成康明有守或汙皦之將寘于法君力辯其非辜及出又厚爲之禮東錢湖積葑膠轕王欲開治之有請于朝欲給錢穀及設醲賞且以屬君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令爲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畚臿之屬償優給軍士當必樂趨第嚴爲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栰岸旁取葑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

疲于奔命吏急于言功止得目下瀰漫可觀根蔓不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熹時為提學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産之民以析戶交訟三紀矣寨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必將復訴詞意愿款察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深為器重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遜于前而去

得罪于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聽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厲自新益平時鄉鄰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法不悛者或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兄之歡乃已其有暴戾恣睢狠于鬬昌于貨者亦誨之諄諄俾歸于善故見于政者專以風化為本也君于催科不擾而集嘗曰寬之于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于半菽不給之際是困民也乃為之曉諭謂及今不即輸納將來不免追催諒勤周悉無慮數

百言讀之者雖頑鈍之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促而辦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今邑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趣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歷為信自輦輸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間戶不過再及之遠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溉田甚廣舊有隄以障狂潦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至爾出官錢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埭經君修繕者無不堅久鄉吏銷鈔不

以時遇有點追擾及已輸之民者多矣君深慰勞其人問其道里期會之費官為還之罰吏金以償官吏困于輸金其弊遂絶有士與民訟田君謂士直而牘未具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無辭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鬻于人矣即詰僧曰此人甚窶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妻鬻故訟爾僧詘又有訴僧寺殺其子而屍亡者君念筍蕨方盛此必為盜被

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蓰償者無所出則以錢百萬獻于官公問錢安在曰散于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餌我而欲自為計也即受其獻而列名及數悉蠲之無不稱快或殺人于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盜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既而眞盜乃見猶微服至其處覈之與獄辭合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逋負以萬計君攷歲入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是歲用一吏司出

納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貸爲姦君使日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帑久而寖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摸既立上下寖以相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頽圯衆以爲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爲市及就役者加與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壟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于我耶卻之先嘗籍諸鄉之盜日飼之而拘焉民間無復犬吠之警既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爲此然朝暮惕恐未嘗得飽食安卧如今日也各

已知悔且望少寛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執役于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郷民不知有役咸聚觀以為神縣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于民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與議即以為獻厚償其直于是面勢軒豁新殿廡列棨戟觀者唶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名薦書取儒科者相踵元日為叙拜禮衣冠畢集為陳尊俎設介僎叙長少獻酬雍臾無敢譁者且曰郷飲之禮昔固嘗行之未有濟濟如

此者壅穉皆相與觀禮焉君資明而健決兩詞至前情
偽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曰久訟廢業費官
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一經予決
雖宿姦巨猾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滯訟幸
無翻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為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乃
許請斷由以備于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感泣者曰
令君為我長慮及此眞父母也咸請立生祠君力止之
既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攜幼前期出境數十百里俟

于水濵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吳𤼵遭大水溪南之民登屋緣木以避者數千計守倅秉陴君首募善舟者救之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竭貳廳之蓄繼以私帑到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男女混處恐其淆雜也人尤伏其慮深盜入民舍覺而遁隱于桑間主人訪求盜投以石幾中主舂以矛盜墜而殞吏以盜徒手受矛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乎雖非所持然中則主人死矣闇中偶傷于刃此為登時勿

論可也守不能決交獻以工棘寺卒從君議有毆傷保辜限日未滿而殂者吏坐毆者以重辟君已知傷者能遨于市飲啗自若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于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舅以私舅不承而死于獄吏白無所攷證守將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為輕使其無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此以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謔之不

從夜詐稱夫歸婦痛無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縊君聞而為葬之表曰義婦冢罪其為詐者君之莅政多此類嘗禱用于龍潭冒險親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湫中得神物以歸陰雲隱隱及郡而霈然作邑時凡禱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刺史之兵百餘人未知所歸君使盡集于庭探籌分管隨即帖定三易郡將備盡禮敬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和好如初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不為苟求終無有以姓

名薦達者恬于仕進改秩之初文惠公在經筵欲以請于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閑居歲久祠禄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厲躁競者山居蕭然棊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鄉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贍于家歲計僅給均為十二每月一出之效東坡段作三十塊之説不治産業凡貨利之事未嘗為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以濟

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為成就為梁以濟涉解衣以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為粥以飼餓者疾疫之家既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暮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覩見義役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勸率為之為請于邑大夫力主其說今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莊守禮語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奬借勸

勉如自已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為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子弟有惰容必正色以臨之童穉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追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為華靡之飾或見之則嘆息世態之薄也嘗在衆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銖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為陋也淡然一室無他嗜好惟取禮記檀弓學記中庸大學祭義祭統儒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于教子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皆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望其取青紫

也長子中第又二子入太學未嘗以為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為之講大義每曰雖誦之聲賢于絲竹遠矣莊談梵帙深究理趣病中區處家事秩秩有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實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知矣口授數千言既華神觀愈清自書一頌尤為曠遠又書二紙戒毋受賻贈大略言生無益于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毋用緇流既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眞若旦晝耶

君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曽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孝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為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樞密超遷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地歸享上壽康寧宴衎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嚴事之至謹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君置妾君曰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蕃衍蓋不妒忌之效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為祟吏言請避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乎不為

動而亦怗然族妹為邑士之室始至遺饋之及歸則與之酌别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梱外事俸入亦不舉知其自君之清德所助為多凡君所為極意奉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入必攝衣揖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使未嘗譴怒詈言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綉之飾年纔五十有七卒于嫛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山之原子男五人彌遜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主簿彌迥迪功郎新台

州臨海縣主簿彌遵先卒彌進將仕郎彌逮太學生女二人早夭孫男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舉之希之翬之阜之常之準之昇之龔之㢡之𢍰之女九人在室諸孤將以十二月壬寅奉君之葬合于宜人之墓來求銘鑰託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録君行實甚詳且其施于政者皆可為後法又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沒懼無以顯于世願併書之故為具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始見于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訟人皆望君夷庚飛鞚僅乗貳車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閨門自養無所修綜潭府不居歸侍丘隴家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鮑中閨門化之無敢奢縱屏絶聲樂喜聆雒誦謝去機事志甘抱甕力行所知不牵于衆誰毁誰譽終不為動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卧痾向風一慟

詩以颺之後人其諷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此栢舟之詩所為作也女不事二夫古之道也共姜獨見于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守者而況後世然共姜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若從嫂太孺人蔣氏眞有共姜之節而婦道壼彝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籍于明之鄞今曰慶元府曾祖諱侃隱德不仕鄉里稱

長者祖諱浚明贈金紫光禄大夫父諱琥朝請大夫贈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方孺人兒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于我實伯父揚州諱璹之仲子也諱鏜字仲宏紹興十五年伯父提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兄資孝謹事親主于敬接物謙和遇臧獲亦未嘗失色伯父宦未達産薄累重或至乏食工不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間輟口腹以與兒輩猶嘆曰人多不能報上但知報下爾壯益

進學屬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書皆有楷法雖米鹽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于柯先生宋英先生亟稱之伯父與恭人馮氏尤所鍾愛哭之甚哀孺人年纔二十有九一女六歲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在仕途所生母揚氏太安人眞欲奪而嫁之舅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璹諭之曰守志固美行顧汝年尚少能自保乎泣謝曰相待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為動揚州擁麾持節歷十餘年

所在隨侍雖舅姑存撫備至兒女子羣居間有人所難
處者一切安之而婦職愈謹歸自維揚恭人得疾就醫
于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卧起必俱既卒執喪
盡禮歲在辛巳揚州以稟橐均付子舍用稍裕矣即戒
諸子曰父葬未安而當遷汝曹俱壯而當娶異時長穉
猥衆何以待之吾性儉約有素汝其毋徇侈習衣食之
餘銖積而寸累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舉從兄之柩
改葬于松林鄉報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塋之右求姻家

蓮峯侍郎周公綰爲之志諸子遂以次授室將析居默
禱于先曰未亡人願守故廬也果得之聽守不改餘皆
一新視舊不敢加瀕湖仍存風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
所當世守命鑰大書勤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略用范
文正公義莊規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以增
益之戒諸子及從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嬴今有端
緒焉延慶寺有十六觀堂禮長懺僧未免乞食揚州欲
賣田贍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萬錢以酬先志且

為揚州立祠得龍眠李公伯時所繪五十三善知識于故家置廣慧寺中有以之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用者大率不吝至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纖粟不輕用也諸子少小蒙訓夜坐則諄諄然語昔者嫠孤艱棘與夫處己治家事上撫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也每言今衣食登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亦何力之有僅知守而勿失爾故凡牟利稱貸等事未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嗇其出磨以歲月而至此亦不復詳記多寡坐總其

凡諸子幹母之蠱無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曾誅詵時節上壽斑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世百口無間言内外姻戚莫不歎仰以為古之烈女無以過或謂節約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手加額曰非舅姑之賜不及此故于諱日及家廟香火四時祭享必躬親之孀居幾六十年執禮益恭吾母大寧郡太夫人間一過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禮于上下前數年嘗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

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區處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留我吾亦不復戀汝勿為哀毁能保家如今日足矣戒喪葬毋侈以高侍郎夫人為法嘉泰二年四月辛巳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淵承議郎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皆先亡叔曰洪季曰深國學生女歸故承議郎太府寺主簿周元卿孫十三人掎國學生桐國子進士棣梓榛栟拱槐植根棁櫛栟俱業儒桐梓拱槐植先卒女九人兩浙

轉運司進士趙巘夫從政郎新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固宣教郎建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潼國學上舍生宣繒高保孫吳櫄之國子進士趙汝括皆壻也二未行曾孫六人儀伓信儲儒儼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祔于從兄之墓淵既陞朝贈父至宣教郎孺人先以高宗慶壽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為可哀蓋其資禀有父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充之以學問

文辭蔚然鄉評甚休歷五任所至以賢稱職事無不辦受知于名公而未嘗一與同寮相忤行已無毫髪之玷此宗族之所痛而況母子乎然孺人之喪洪深率婦孫哀禮俱至孺人為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興彤史無稱猗歟孺人婦道備成執節守義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幾烈丈夫之所不能葢孟光之潔顧婦之清軻親之嚴篤陶母之賢明殆將兼而有之何止乎繼柏舟之名耶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其字靚之曾祖常左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异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琚右朝散郎世為明之鄞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衆及娶嫁者男五女六而家訓素嚴紹興二十三年知紹興之新昌縣夫人于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為邑中衣冠名族有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文朝散曰馮亦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歸之文字

時亨生未晬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相與爲命忍貧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寖以立夫人性資曉慧容止端莊幼閑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歸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職中饋事婦姑相安慈孝兩盡若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一日太孺人舉家務付之年未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節時亨有志古學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

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之策名薦書賢譽日聞而夫人亦有内助之稱焉時節烝嘗必躬必親嚴潔精專至晚不倦石氏族黨鼎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恩意加之遇有慶弔率先而往無不敬歎時亨尉羅源道遠單騎以行夫人與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調藥餌須臾不去左右既喪哀踊不勝棺槨衣衾既已豫備送終纖悉舉出其手雖皆子婦之職亦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習聞論議以及死生之説往往領解慶元

六年年六十有四聰明如少壯髮無斑白又素少疾病一旦以下利奄然如蜕既斂面如生兩手俱結釋氏印信為善之報寔六月乙未也親黨哭之皆盡哀生四男子穉徠侗顥長先十二年卒次為太學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黄日宣先八年卒次在室二孫順孫興孫將以嘉泰二年某月某日葬夫人于仙桂鄉石谿之原祔祖塋金紫之兆次時亨不堪悼亡之戚來求銘鑰諸父五院猶記少時惟伯父洎先工部乡鄉居兩家往來最為親

密夫人與余齊年而後一月相與幾如同氣又念羣從
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僅十數而夫人又亡矣時
亨復雅與余以臭味相好兩嘗過其家登飽山閣舉酒
道舊故如昨日至是不勝愴悼而為之銘云時亨今為
修職郎新嚴州桐廬縣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無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事姑克終睦
族以禮子且有稱遽悲陟屺窆而求銘伉儷之情吾有
感焉引筆涕零

績谿縣尉樓君墓誌銘

先光祿有十丈夫子惟伯兄績谿尉生于紹興二年仲兄嚴州生于四年至七年而鑰始生二兄愛鑰厚期待尤遠硯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兄年方三十有二而蚤世仲兄與鑰不堪手足之痛祭之以文有云左琴右書一室環堵熒熒夜燈共幾寒暑讀者悲之葬送之餘調護孤幾不一而足仲兄不勝先公之喪五十而終鑰益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領諸弟從子幸不失雍熙

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丘嫂又亡矣哀哉兄卒于隆興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奉化縣長汀先祖冢舍之側嫂卒于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于禽孝鄉白石里徐隩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之藏以三月丙午朔奉夫人之柩合焉先葬泣以請曰渢滌不天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為詳請併登之石鑰亦為之泣念吾伯兄抱負不凡不見于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

生晚亦不及知也欲無為銘得乎兄諱錫字昭聲世為明之鄞人為今慶元府曾祖常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异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璩嘗權工部郎出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母汪氏今為大寧郡太夫人兄生而英發少長風姿灑落從鄉先生游自力于學舉業之外哦詩結字遇其得意警拔清新無不稱歎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觴詠酣適未始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拳石泓水

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間作墨戲小山叢篠
雅有思致及見杼山劉公慕用其人摹草書千文幾于
亂真又有幹才先公築室深入窮山取材董工身任其
勞踈財好義篤于親故恨力之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
未嘗云難甚劇者亦談笑而辦人以遠業期之歲在戊
寅光祿丞溧陽以郊祀恩補將仕郎次年中銓選授右
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未赴今嗣秀王方守丹丘檄監
大田酒庫勤于所職檢柅弊蠧不擾而事集能令一方

之人惜其去詒郡乞留未幾以小疾不祿使假之年其自見于世者何止此而已耶嫂陳氏家番易祖宗道父兖登政和八年進士科止于發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氏新城名族膳部公偉達之女也無子生三女嫂其季也光祿知烏戍鎮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亦新城人與徐氏親厚以膳部之壻為屬遂締姻焉素有母訓歸而家人宜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年幼穉纍纍長女始及笄而吾家清貧又非今日比徐安人尚無恙欲

嫁之自以幼更多難又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意俯育入已服其守義自爾斥去鉛華專靜勤約心計精密銖積寸累五女遣嫁三子納婦雖次第成立而嫂氏亦爲之早衰年踰從心猶執婦道姑嫜娣姒歡然終身晚耽內典一絲不掛養痾自佚得壽七十有五中子潡後七月而卒女長適蔣與求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劍州軍事朱輒次適迪功郎紹興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逢吉次適儒林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濤伍趙

二壻及趙氏女亦俱亡矣孫七人曰棣年十三而夭曰

機曰㭪曰枝曰檝曰枚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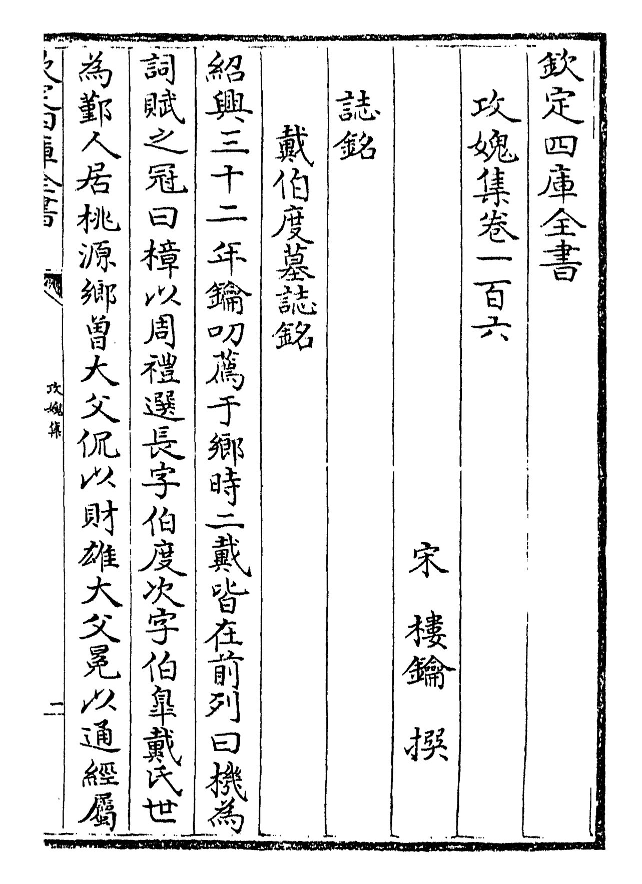
嗚呼伯氏自立千仞㪯志壯年其用匆盡變彼賢配厥

有高節栢舟自誓以汔同穴俯仰疇昔首尾四紀稱于

宗姻光于彤史徐隩之藏捨舊從新我為詩之用啟後

人

攻媿集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一百六

宋 樓鑰 撰

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鑰叨薦于鄉時二戴皆在前列曰機為詞賦之冠曰樟以周禮選長字伯度次字伯皐戴氏世為鄞人居桃源鄉曽大父侃以財雄大父晃以通經屬

文上禮部不及仕而卒父汝明能傳家學見二子蚤歲
競爽尤篤意訓教母夫人朱氏亦課督之一日俱擅場
屋聲父以二子故尋封至宣義郎賜五品服母封孺人
而戴氏愈著伯皐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諸暨丞伯度
至紹熙之元始以特恩補官鄉黨固已歎其晚暮纔歴
金華簿待次鐵冶而一疾已矣實嘉泰元年二月甲午
也君之子燧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既已忍死治墳于
鄉之萬陝將以十二日丁酉襄事敢求銘于先友余亦

為之泣曰盍嘗銘子之祖矣忍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表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為伯度內弟知之尤深無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與伯度益厚君之歸余偶苦足疾竟不及一見遂備錄所狀益以見聞而系之以銘惟昆仲皆游郡庠朋儕斂衽畏之伯度尤長于賦俊逸而不肆妥帖而不局體物匠意有前輩風君初調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尉未上丁宣義憂服除始為主簿官雖卑惟既厥心夜漏未盡而起旦即坐曹

簿書鈎校不遺纎微阜吏莫不苦其勤憚其嚴而心敬
服焉事不詭隨亦不茍異每以出位近名為戒歴事五
太守或寛或嚴同列或未免少變君趣操自若曰吾知
盡吾職爾田賦之入異時涖其事者有刻下奉上以溢
數為能輸者苦之累月而未畢漕以屬君更前之為僅
兩月告具貧弱下户有積年未盡輸者守俾督之君詢
究得實言于郡曰民畏法敢有不盡吏擅私隱欺爾郡
計幸無乏奈何重困吾民守悚聽亟命蠲减合乄萬餘

繙先是縣吏輕侮士類被以惡名有赴愬者多沮挫不
能自直而負為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于吏無所聽沮
者伸而庇焉者屏迹邑人稱誦之守與憲交薦其詞甚
美既終更令丞相謝公一見深念之以為提點江淮湖
北鐵冶鑄錢司撿踏官踰年會屬疾以承務郎致仕終
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娶汪氏二子長即燧也次炳女適
嚴仲游伍玠方復嚴輔之皆里士孫男損埴一女君風
規峻整志尚卓犖恥與碌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諂辭

令色靳悦于人非道義之契不與深語區别善惡若已甚者而德性温温胷懐四達不設防畛色養親闈恪謹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愛諸弟于仲氏尤篤拊存孤嫠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開而深為先生之尺侍郎公所器重自是為學愈力有勝已者必從之研窮講切日進而不止根本諸經博采百氏喜史漢書敘事奮筆效之沛若泉涌英詞麗藻岀必驚俗愈岀而愈新尤工偶儷之文如覩寶藏金珠象犀爛然溢目喜作七字

詩多闗風教有蟄齋集十卷葢庶幾乎詞人之秀一第易爾而困躓若是人為慨嘆君處之怡然無隕穫憔悴之色晚得一官稍見施設方為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病病愈復作竟致大故嗚呼如彼其才發攄素藴足以顯于用顧若是而止乎然君之持身傳後自有不可泯沒者官金華也俸入至微而尉廩差厚守曰主簿尉官等爾而勤怠有間勤者薄而怠者厚可乎使均之固辭不許曰吾以懲勸官吏非為主簿也然卒不受其義利

昭晰如此官事稍暇時從名勝相與講貫有日新之益
教詔二子朝夕諄諄無非切己曰吾平生所守不欺二
字而已其子亦刻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
養根源顧不厚哉銘曰
昔吾鄉兮兵燹求故家兮無幾訪戴氏兮故廬自熙寧
兮經始歎古風兮猶在信不陋兮不侈川流兮無窮喬
木兮高風忽不見兮伯度儼丹青兮德容嗟二雋兮齊
名抱器業兮長終百不試兮一二泣遺槁兮焉從幸素

業兮有傳庶不悼兮土中表斯銘兮宿草尚過者兮必恭

駱觀國墓誌銘

易道不明久矣夫子之于易不可及已然讀之至于韋編三絶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者莫如康節先生亦寫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今之學者未論明易能讀者葢寡甞聞旁邑有駱君觀國能凌晨暗誦全帙大寒暑如一日至老不廢每歎以為難及而未之

識近者叔父學賓與從子沐致郡博士楊君成己之意云有里士駱士宏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既而沐又介以見泣拜且請就閱行實即觀國也乃為序而系之銘駱氏統仕吳為偏將軍封新陽侯姓苑曰東陽人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有賓王以文章顯貫義烏實烏傷也五季之末有友義延訓者相繼為台守自義烏徙寧海遂為邑人君諱季友觀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全父恂世為著姓君于兄弟為季幼敏慧父奇愛之多

買書而題其卷末曰留遺子孫君少長即感勵力學未
冠而父與長兄俱亡母項氏以悲憂感疾氣癥如石鍼
藥弗及君創屋一區寬明溫凊娛侍無闕家人化之未
期年而頓愈至九十以壽終鄉黨稱孝事仲兄尤謹協
力克家嘗讀佛書有感脫略世故逍遙林壑者數年儼
若凝思專以達性為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徹者不
問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幡然而歸曰吾乃今知天
地萬物初無二致儒墨殊塗而同歸求其體用具存者

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為有用之學家政益井井有條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讀書必研究至極嘗自嘆曰若欲窮理盡性知時識勢開物成務無出于易非圓機之士孰可與論是哉其子至前問取卦爻彖辭以警之使之通貫而後已子雖鍾愛十歲即就外傅有名士必使從之遠亦不憚歸必使誦所聞士宏讀孟子至引而不發躍如也君撫几三嘆且令掩卷曰此正孟子警拔人處既不待發尚思其所

躍如者何以得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數四士宏聳然因名以躍而字以子發後始改焉淳熙間高宗慶霈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鰥居二十餘年不復再醮獨處一室植竹繞榻而讀書其中雍容閑雅作詩如其人暇則風詠以自適日涉家圃好吟歸去來辭其于聲利澹如也性耿介事有曲直必為之辯折里人憚之感疾既革神閑氣定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曰生必有死世間止如此爾初非異事命筆俾書四句頃

之氣絶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里魏氏生一男士宏也二女長適進士王夏國子監丞知信州及之堂弟次適楊考叔成己之從兄也孫男五人朝宗光宗儒宗可宗皆業儒開宗尚幼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葬君于縣北大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稿會閩風劉允叔次皐過余問以鄉評曰此真吾邑之善士也贊余銘銘曰

君之于易日讀一通百徧義見況終其躬學成不試得

正而艷積慶之餘尚啟來裔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為中興元臣聞四明曹公粹中之賢妻以長女翁壻間自為知已學問大率以躬行實用為先真有冰玉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絶人長而力學既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煥發落筆千言仕雖不顯而見于政事有可紀者足為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主平

陽簿深歎其不可及交情日深三十年來君之文益工
政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為世用而遽亡矣哀哉將葬
君之子孝忠以行録泣求銘君諱盅字困明明之定海
縣人曾祖慎微贈宣教郎祖實贈奉議郎曾祖妣袁氏
祖妣閔氏黄氏皆贈太孺人父朝散郎建寧府通判君
既升朝累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
致仕恩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等授迪功郎為平陽主
簿次調江陵令遭内艱淳熙九年循從政郎監行在贍

軍激賞酒庫十五年以舉者改宣教郎知秀州嘉興縣既書再攷引親嫌改知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州六年授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朔以疾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娶陸氏封宜人子二人長孝忠也將仕郎次孝先當被遺澤一女尚幼十月還鄉三年三月癸酉葬君于奉化縣禽孝鄉童隩先塋之側宜人祔焉君兄弟競爽而君尤俊邁不羣十二能作舉子業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

文地理與夫天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貫詩章文賦命題立就動輒驚人少嘗留題寧都金精山有曰手擘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中奉見之為失色且戒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為當究經術務為實學君自是日則幹蠱夜則讀書昏定率飲三盃君止求小盃置書燈上至四鼓酒温始一引而寢奉親盡于敬愛不忍頃刻違膝下貧不足養恐貽親憂至躬負米之勞中奉被疾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既革許誦金剛經

萬卷誦之終身至于倍蓰自少攻苦食淡忍貧自克奉身至薄至用于義則不吝尤篤于友愛伯氏多女爲嫁其二餘又厚助之介弟寓江陵遠宦相值情好尤篤見其子與能書不翅身得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爲次子即孝先也其在平陽能聲已著上司委以事幾無虛日訟者亦多自請求決士民歸心去而挽留殆不容行侍郎曾公逮自温除漕深知其才而薦之大卿辛公棄疾帥江陵治盜素嚴有盜牛者配江州吏緣其意欲沈之

江君慨然禀白公改容歎賞卒俾如令寸金隄去城二里實捍大江衝突之患歲役人夫數千具文而徒勞君調夫均平躬自督課增卑培厚以為永利又以農隙修築沿江官隄使前日巨浸衝決之地復為膏腴流移歸業耕墾日闢諸司公舉具載實跡南軒張公栻尤知君引置簽幕其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隨有足嘉者榷酤餘抗京尹尚書張公杓韓公彦質更薦之遂以更遜公餘任刀筆之須談笑揮翰無難色嘉興劇邑且當

孔道牒訴山積君以五鼓秉燭治事遲明而畢人歎其敏既至長溪辛公帥閩以鬻鹽來委君謂縣爲出産之地開國以來未嘗與民爭利持不可帥怒易糾曹比至帥已釋然不使就職相與觴咏彌旬會貳車闕即以處君其在山陽尤悉邊事帥漕總餉合詞乞不次擢用嘗論五事一乞令楚州守臣仍舊節制出戍軍馬二乞開壽河以爲山陽饋餉之備三乞申嚴淮禁四乞止用官會不必再印兩淮鐵錢交子五乞開淮東荒田以實邊

儲習邊事者皆以爲當思欲一登玉陛方寸之地以吐胸臆而所向不偶性素剛銓部偶有漕幕見次授之以歸會閩中歲旱白使長此不可謂細故緇黄禱祈亦置勿論辯析滯訟疏決岸獄加以振貸庶可感格貳卿曾公炎悉從其説隨獲甘澍君位不稱德其見于政事者止此中奉詩易皆有傳先以詩傳俾鑰爲序而刋之遺藁自甲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君之屬文兼備衆體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獻于闕下者無慮千數

君進賦篇無媿古作尋有旨付後省看詳取文理優長者十人以聞給事王公希吕中書舍人鄭公丙李公木以君為第六觀者無不嘆服其工開府吴公琚倅京邑監漕臺試夢神人以黄牒書君之名者不能遽識明以語同事俱異之君時自平陽來試吴得君名而喜已而果在選中比為浙漕君引夢事為詩以見之吴公加禮焉君抱負不凡動以古人自期標致甚高不合于俗每謂與其取美以求合孰若行吾之志官雖不顯而氣不

少憪所至放達不暇商計嘗嘆曰識真者少從古以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君御家嚴整居鄉尚和父老童孺相爲爾汝非意相干自能理遣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言夜以一燈使婦奉姑别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客至則討論古今觴詠奕棊意殊不倦客去則凝坐一室多採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悟者書之坐右自號牧庵居士不喜雜交以傍人門爲恥骯髒兀傲自適其適既不能少貶以求進使得壽考

為鄉里老成夫豈不可中更游宦處此室廬僅十稔而
夫婦俱以喪歸可哀也已宜人世居台之寧海曾祖熙
祖扆父之機起于富室而温恭勤儉無娼妒之私事姑
相夫婦道惟謹君有幼妹寡居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
姑嫂相處無間不願再適同居二十年此尤可稱者君
之成家出處無玷缺内助為多年纔五十有二先君一
年卒七月二十有一日也孝忠痛怙恃之繼亡併求著
其母之賢亦君平時之所稱者韋聯書之以慰孝子之

思云銘曰

矯矯囦明天與令姿學有自來而文益奇駢四儷六篤論工詩奏賦明光大放厥辭見于有政精敏光輝才高位下知我者希胸中耿耿喋不得施吾徒掌制愧先于之伉儷同穴行道興悲我銘具藏慰爾孝思

參議方君墓誌銘

余為兒時先光禄知烏戍已知秀州使君方公之名既冠公守四明纔三閱月而去民歌之至今乾道七年由

永嘉郡文學爲秀之孜官公方奉祠居城中訖事始得一拜牀下侍德容聆教言從同事者各詢其鄉里官所之詳故家意象寛弘歎仰前輩風度以爲不可及公既云亡始識其子夷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貳司府夷吾之子叔恭爲打套局喜其有父祖之遺風遂薦之幸遂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聞夷吾以九月八日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既以二月甲申葬君于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禰塋次以書來求銘新浙西參議官王明

清仲言實余所敬娶君之女弟既狀其行又助之請仲言有史學書詳備乃摭其實而系之銘君諱尊彝吾其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嚴之鸕鷀原晚唐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楷以進士起家仕至駕部員外郎生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君之曾祖也妣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元修朝請郎大名府主管機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餘杭郡夫人父滋敷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

越國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專城擁麾幾徧東南所至有惠愛晚登從班隱然為一代名臣及見正始源流深遠所交皆當世名士在二廣八年自趙忠簡公鼎張忠獻公浚洪忠宣公皓李莊簡公光諸巨公皆為秦氏所擯斥流散湖廣或在海外秦方興羅織之獄急進者睥睨遷客以為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乏絶不幸歿于煙瘴者又為津致北歸旁觀者危之曾弗之恤竟亦不能害此其最為世所稱君忠厚孝謹目濡耳

染之久故濟物之心切因得師承侍郎横浦張公九成
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山宗丞林公之奇游講究精微
達識宏度是以似之局于名位雖不得展布而平生出
處有可書者紹興十九年以郊恩補將仕郎尋兩該恩
例循右從事郎二十一年差充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
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少
師罷四明寓姚江不忍去側自監潭州嶽廟凡兩任孝
宗登極循右文林郎乾道初元少師出疆以親屬恩循

右承直郎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冬遭内艱九年丁少師憂淳熙三年兼兩浙運司造船場八年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明年明堂大禮賜緋衣銀魚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十六年光宗覃恩授朝散郎紹熙二年到官五年差知沅州主上覃恩授朝散大夫請祠王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三年差知黄州復請武夷之祠久之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而遂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御史中

丞同之女君之姑秦國太夫人所出封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閨閫視以為則子男三人長叔恭也朝奉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次叔寛宣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皆賜緋魚袋次叔敏繼季弟後承事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女四人長從釋氏次適進士張淳厚次適計詵季尚幼孫男六人熙將仕郎點將以遺恩補官默熊照然女五人長未行次適承奉郎知常州晉陵縣丞張佺齡次許嫁四明史文卿次許嫁進士李景

藩餘尚幼初君在憲幕王丞相淮爲使長雅知君賢君亦疚心協贊多所平反德清縣鞫茹菜者數十人請論如律君究其實乃鄰邑鄉民因售薪致競爲怨家誣訴兩造俱斃案中皆牽連者又婺有倡家子規富室之産既已伏辜而嚚訟不已君悉白使者平其獄魯公大喜欲以論薦而君憂去矣船場在華亭造船本錢舊屬五郡期會玩弛歲額侵虧君克勤細務額既登足異時闕廩貸物者俱償之漕司于青龍鎭剏許浦移屯寨屋三

百餘間久之未定君承檄定基既便于事請以所征商販木植為用尅日而辦仍為痛除重征之弊武康密邇行都易致越訴君律身既嚴剖決公平不科罰一錢寬猛得宜訟亦衰少縣出絲纊賴以濟稅課郡利其羡使別儲以俟命縣無所從出商人患苦倍征旁出山蹊公私交病君請于郡復舊規蠲宿逋申法禁減則例以招之曾不踰時來者輻輳并邑亦為之改觀米運至豐儲倉退卻至數百斛典吏鬻妻子不足以償君為于他州

賤糶取贏以補其數又以餘貲代下五等畸稅義役良
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規式勸諭誠篤民咸信
之追科不事鞭扑閭出郊野食用百須皆以自隨無纖
粟之擾于是爭先就役他縣至取以為法後有欲更張
者老稚叩閽幾二千人竟仍其舊嘗久雨有怪民昌言
水且大至人皆悚懼謀避亟捕至庭焚其書械繫以俟
期既不驗杖而逐之有訴夫久出不還知其必死而迹
不明者君為設方畧得姓徐者一問即承境內盜賊帖

息雨暘致禱多驗洊值豐歲上下熙然寓客任公紳諫議古之從兄也靖康失母長齋泣血以求之金人歸我河南徒步走北方奉之以歸孝行上聞擢敕令所删定官改秩主管官告院母終廬墓事之如生與世相忘久矣君訪其家列其高節于朝控懇備至遂賜金紫聞者欽嘆風化之美提刑劉公頻行郡謂太守曰自蘇至此惟武康無一詞至前蓋君專務行所學視四境如一家不表暴以取赫赫名而民受實惠便坐有梧桐瑞香一

曰甘露降其上晶熒潤液浹日不晞邑人聚觀士夫形于歌詠者數十人其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不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吳門最號劇郡君闕決閒暇貳卿沈公揆同里之舊相得甚歡外臺多屬公以事無不得其平兩攝郡事尤為得體秩滿久滯逆旅今丞相謝公深甫大資政趙公彥逾俱在起部亟稱公始有沅州之命黃州陛辭乞銓擇巡檢以備不虞又論犯茶鹽之禁多妄引仇怨與多藏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敷奏詳敏

上甚悅皆見于施行逾年會言路申七十之制君官簿適及即為納禄計再就祠禄又授議幕皆非其志也吳門苦旱嘗躬禱于横山龍母祠有隨車之應都城延燔之後人情未定秀亦連歲大旱公憂惴尤甚若任其責者率里人禱于道宫極其精誠至四晝夜雨為霈然既病猶以裕民之要聞于廟堂丞相擊嘆致謝少師在番禺羅致洪忠宣公長子适為屬丞相文惠公也仍命君定交共處郡齋文惠入相然後引之退然惟循塗守轍

而已入仕甚早重去親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刲股以救越國之疾執親之喪號慕幾致滅性皆人所難誦列子如流達其旨與尤喜讀通鑑策其治亂原委往往懸合嘗論太湖高于運河當疏霅川浦漊之要者庶無饑歲後湖守得其說為之果有功焉少師歷最久非令甲當給者悉不取閒居又戒與民爭利君守遺訓惟謹歲歉或食不足未始以語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如平生歡苟非其人雖强附弗與年甫弱冠夜聞有溺

于江者竭力拯之從叔希文以窮來歸少師解衣推食
君又為畢其喪葬婚嫁事隆興二年金人犯淮少師守
鎮江警檄交馳君日視烽火安危之報多至夜闌軍士
有失號者法當誅君默念之尋訪而還其人少師喜為
似我也明年凶荒之後饑殍盈路嬰孩悲啼不忍聞君
取道旁數十人育之皆遂全活既長男女各有所歸或
詢訪其家而還之好周人之急假貸亦隨力而應之施
藥餌以濟貧疾歲時酒炙以遺鄰里先有小圃相羊其

中客至稱家有無歡宴終日不倦蘇氏女兄旣寡奉之盡禮晩年姊弟合處夫婦垂白子孫衆多簪紱滿前雍睦之風鄉閭稱焉又以平日見聞爲覺齋見聞録病中呼子弟戒以孝弟保家終制從約書四句偈以見志幼嘗有得于佛書長從大慧宗杲游且死猶誦杲舊所遺法語而逝是皆可銘銘曰

惟方叔之在周兮以壯猶而爲勇子孫蟬聯兮見衣冠之光寵元英出晩唐兮擅詩名而最重六傳七傳兮爲

名臣于我宋仰少師之深仁厚義兮有盛德之邁種禱
祠求子兮感精神于吉夢君之初度兮信釋氏之抱送
宇量是似兮惟總顔之是奉孝弟根于心兮利欲不為
之動推是心以往兮仁將不可勝用源流老蒼兮學無
不綜策千古之治忽兮寤沖虚而成誦小試雖不得騁
兮著聲望之巳聳片言可以折獄兮幾空庭而無訟蹇
挽須與扣閽兮何不約而有衆致甘露之下墜兮著碧
梧而流湩懷憂世之心兮不敢諫而以諷吐其一二以

自見兮言必有中悲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慟幸
相從于九京兮依世上之丘隴詩以颺之兮顧何取于
折衷尚後之人傳業兮庶家風之接踵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姜君子謙赴鍾離既餞之又為攷濠梁故
迹為大篇以贈别所以期之者甚遠也明年冬初其兄
鈐轄子陽來見涕泣而言曰鍾離弟將亡矣以書來相
報亟往赴之袖出其書言甚悲而不亂謂得疾之不可

為而復甦殆不可免婦弱子幼非兄來不可其末猶曰見攻媿尚書為致永決之意鑰為之失聲而泣然猶兾其無恙也未幾而訃至比閈闕扶喪以歸往哭之哀見其遺書一卷甚備又曰求攻媿數語以表吾墓其友袁木叔燮又得書云欲懇攻媿求銘而孤介能自植立不肯頽墮惟子深知我望與發揮之嗚呼子謙死生之際不亂如此而何拳拳于我之銘將葬木叔為述其平昔大槩文核而事實子陽又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君諱

柄子謙其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侊故右侍禁閤門祗候贈武德郎祖寛故成忠郎閤門祗候贈吉州刺史以靖康避地始徙鄞今為慶元府人父浩故武顯大夫累贈和州防禦使君既升朝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仁懷皇后姪也封宜人累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節監監潭州南嶽廟秩滿充樞密院準備差使淳熙十二年轉保義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宣奉公憂服除辟差監婺州蘭谿酒庫十六年覃恩轉成忠郎紹熙四年轉忠翊郎是

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覃恩轉授承事郎慶元三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以疾卒于縣治十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魏氏丞相文節公母弟知寧國府涇縣梠之女封孺人男一煓女二長許嫁廸功郎新黄州黄岡縣尉司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于縣之豐樂鄉東山唐家隩之原從治命也初姜氏之富甲于京師而喜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聞教子弟尤力兵火流離貲財蕩

盡銖積寸累以立門户雖事力不及上世之一二而儒風寖昌矣宣奉之弟諱濤始登科于紹興十二年終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君與四兄皆朱出模四取漕薦棫蒙孝宗召對特除閤職樸雖抱疾不仕其子有場屋聲桐即子陽也與君同升禮部君最幼一再垂翅南宫必欲以科第發身感慨奮發蚤夜力學不知饑渴寒暑蚊宝嗜膚洛誦不輟謂事不成則無面目見先人于地下卒遂其志又與子陽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燧復躡

世科自爾兄弟之子薦漕臺登冑監入太學者相繼實自君興之在密院時巳名薦書不以官卑而辭勞近郡有禁卒犯階級而主帥不以實聞君上書樞密使周益公謂軍政不修緩急何以使人語苦切益公大竒之宣奉之喪或言可免解官者君曰吾忍為此哉倚廬三年哭不絶聲不茹葷亦不入于家寺丞呂子約時仕于明見其居處容貌愀然動色遂相與討論喪禮洗末俗之陋後數年貽書朋舊猶曰君執喪有禮足勉世俗士友

所共欽也君資素警敏初止銳意舉業年二十六七翻然自以昨非為悔有志于古人為已之學折節虛心親近師友里社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遇之必斂袵求益反覆叩請其在薗谿與嫯女諸賢尤稔陶染既久懲忿矯薄見于踐履臨事規規典刑中其進殆未已也於潛巖邑士風久不振君之邑庠為選士之秀者補弟子員每旦升堂講書校藝皆有尺度口授指畫與士日親期年而向學者彬彬然鄉舉占名者三而登第者二尹光

庭者名在第五邑人榮之相語曰贊府作成之倡也昌化為鄰舊許民釀酒而輸賦于官有議欲榷酤者衆訴于府尹以屬君或謂出于朝旨且欲以裨郡計君曰此實民便安可漁奪卒免之老稚懽呼爭繪像立祠君力止其議尹益重之檄入僉幕贊助為多君本以鍾離事簡而往而訟牒紛委不減內地君疚心剖析日力不足夜以繼之內和外剛勇于為義人不能奪有獄吏罪惡貫盈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逮巳得其情

而輒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鞫而服白于郡竄之遠近無不快之或言在君左右者皆其黨恐有為之報者君不為動吏民聳服聲聞煒然外臺多以滯訟相委隨即剖決總領韓公亞卿以文章政事科薦于朝郡太守尤加敬異應用之文又以屬君體素弱撫字已勞而種學績文晷不少懈縣事畢舉而君病矣君生長膏粱而丰度高勝簡澹清若無聲色之奉又不喜飲酒藏書數千卷凝塵滿室蕭然如物外人即所居超蓮堂池西累

石創亭名曰礌塢時從雅士徜徉其中坐無雜賓尤工小楷作詩清婉有思致文節公于詩少許可閒居惟雪牕張武子為山中客碧谿泉石勝絶君每至甥舘遇遊賞必參坐論詩善與人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既侵至相率寢食于縣齋醫禱盡力前數日即命妻子治後事已而屏人危坐既為子陽書又書以與親故人人致訣别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善者大書數紙以戒其子弟區處細故纖悉明白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

薰染講切見于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推見其所未為者其亡也邑人為之聚哭喪歸鄉曲無不為之痛惜者哀哉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耶躬行自立疾沒世而無稱耶以其學力致其身起其家施于政事未而見于死生之際足以不朽矣而何待于余之銘耶余方畸于人無用于世吾何足為九京之重輕耶顧言猶在耳遺墨未乾余不得而默然悼痛之深將何時而卒耶

攻媿集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一百七 八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郘

謄録監生臣趙鳴鑾

攻媿集卷一百七

宋 樓鑰 撰

誌銘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碩字興祖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于用言議亦無以表暴于外躬行于家里閭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

申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之赤隴楊敬仲簡既識其壙袁和叔燮又狀其行樓鑰納交既久君之子若孫請銘銘曰

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曾祖曰簡隱德自高祖暐漫仕韶司户曹財雄一鄉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嵩儒科晚仕不顯節度推官官止清遠母也馮氏賢如軻親君少挺特篤于自信講學至勤求友至切質疑請益甚于飢渴網羅百家博覽彊記或

問所在開卷指示儉不苟費傾貲買書手不停披萬卷有餘尋得目眚謂當佚我使人誦之竦聽無惰君之讀書根本經學久而愈明自詳趨約恭敬誠慤檢柅此身劇暑甚病飯必冠巾心若無倦形體自攝聖學之要正在兢業人靈于物知反為累吾有知哉道斯可致孰喪盡禮水漿不入祭祀必齋箴規汲汲捄人之失退無後言謀人必忠赴急必先清心窒慾不作無益聞過則喜改無難色蔆不恤緯惟時是憂賢否用舍如身戚休焉

功萬世予獨何人究觀聖心專在為民敬奉遺體不敢
不懼涕唾不輕爪髮藏去克勤小物動有彜則端勁小
楷見之心畫誦言行録自深愧怍詠康節詩如在伊洛
躬行于家是亦為政恂恂二子處恭事敬伯曰惟忠叔
曰惟孝字之以全義方之教叔既登科伯亦舍選人謂
君家慶由積善伯也忽焉人疑于天宗一繼進纔闋三
年夫人曰任克相夫子叔官從政司越之理孫主邑簿
宣之旌德次傳省任不渝淳則壻曰周焯僅試一尉次

曰楊忻孫女惟二祖葬豐林遠七十里願依九京今從其志君疾病矣呼友執别神氣泰定怡然不屑收視云久已無晝夜今忘生死安有怛化君則無憾士友痛傷尚其不亡視此銘章

戴俊仲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容授東嘉蓋士夫之淵也職于學者多佳士而戴君俊仲爲録以文行爲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爲詞章詩清婉有思致性質粹溫不得而親疎

久處庠校與之議事詳審而寡失故尤與之密君是時已嘗薦于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文學尋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光堯慶壽恩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假守真欲下榻以禮孺子避堂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末疾監潭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徒有室邇人遠之歎十六年既以光宗覃恩循從事郎余以八月去郡聞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娶陶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無間言後君十

五年卒寔嘉泰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八十男二人誠之為郡直學淇為太學生女六人長適張渙次適諸葛詵次適包暹次適迪功郎廬州州學教授張泳次為尼名法壽住處州回向院幼適王廷碩孫男三人𣚍杕復孫女五人君之喪以紹熙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鄉湖嶼之原夫人以開禧元年仲冬合葬焉君方領袖諸生時誠之已能屢試上游淇雖幼亦秀爽可喜與余諸子同硯席雖嘆君之滯留庶二子之奮發今誠之亦困

于場屋淇在上庠尚可望也公之初喪二子來求銘久而因仍未就夫人既祔又以請余投閒多病又復許久杜工部既葬四十年其孫過江陵謁銘于元微之一日而成余既許君之銘二十年而不就有媿多矣君性孝友幼失怙恃語一及則痛自憫悼至飲泣不已弟一飛夫婦蚤沒力貧治葬撫愛其子女如己出闢門授徒席下多名士郡延之學後進皆知所矜式至今猶推淵源所自而卒不偶玆非命歟經解三十卷文集號横蕩類

藁五十卷藏于家後人尚猶因此以見君之大概云俊仲諱厚又字長文世爲鄉之著姓曾大父天休大父臨父端夫俱隱德不曜後其有興乎從兄之子溪闓之俱擢儒科溪有盛名今爲兵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在君諸生中尤傑然者也銘曰

嗟嗟俊仲鄉之勝流學博文優衿佩從游坎壈半生不忮不求命也奈何何所怨尤我銘雖緩尚銘諸幽後有知者其惟春秋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端拱二年至乾道末登進士科者幾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以第一人及第實為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褎然之選意必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已君字洪卿世家吳興後徙于明明令為慶元府曾大父皐迪功郎容州司户輕財好施創必慶堂于城南延師以教宗族之子弟于是姚氏後又有曰太任曰持曰孚者相踵擢第遂為聞族孚即君之大父

也尤號博洽三預計偕入太學官情素薄再調和州録
事參軍遂致其事終左奉議郎父孝全封朝奉大夫致
仕賜紫金魚袋母宜人楊氏君在髫齔嶷然已有成人
風五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能屬文試鄉校占前列郡
博士疑之别命題使試于前應手成章時號神童師事
屯田鄭先生鍔累年能自刻苦洛誦多至徹旦幾忘寒
暑飢渴經史百氏傳記注疏下至稗官小説多所貫穿
大書論語置几案間又取二程上蔡龜山之書仁義禮

樂道德性命之説決擇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體
簡嚴自出機杼有以為後時者曰是有命焉由漕臺試
南宫參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以宗伯知貢舉得公文
奇之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學之旨幾數千言末論
敵國事宜尤備孝宗皇帝以其議論正大剴切親擢首
選而戒勿版行蓋不欲傳于外也聞喜宴御書旅獒篇
以賜授承事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特命員
外置力祈寢免上嘉歎而許之皇子魏惠憲王鎮吾邦

欲侈其盛命以騶哄鼓吹迓君而扁舟已歸郊居矣祖妣史氏蓋太師文惠王之姑時文惠再相侍立上前一聞臚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方知樞密院問與公何物文惠道所以且盛稱其賢魯公鍾愛一女託文惠以締婚焉魯公後因對及之孝宗曰策中用趙逢墜馬事甚佳乃知簡眷之深也七年之官龍圖鄭公伯熊為守相得歡甚繼之者治尚嚴君能濟之以寬乘間語之曰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則邑十之五吏曹以為利懼民

之不堪也守感其言為之霽威適大旱榷酤之課不登逮治苛峻君緩其期而蠲其無所從出者人心歡然甘澍隨應邦人尤德之八年被名有旨引見以未經審察辭不敢當次日遂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叙謝繼論治體切于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讀未終玉音琅然云道理當如是又論義倉等利病及守令久任上皆嘉納除秘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胥吏例以雌黄塗數字請書其上以應故事君不欲循襲非手校真有譌舛不下筆

也時言路多遻于館中頗有饋遺君不啓書加以緘封而還之魯公當國引嫌丐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不果館閣皆一時名勝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用風流半刺史清絶校書郎分韻賦詩以送之仲冬奉二親以行會郊祀以曽任館職恩封及親吴門一都會地大事夥闕決無壅吴江民交訟久不決部使者以屬君邑以其人素不可追君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正以制豪强耳窮竟黨與卒究

其獄一郡竦服君自念蚤以大魁丞輔藩斂藏淵靚若無所能為者間有所為亦不欲人之指目為能也不要名不混俗無所阿附名齋曰迂嗚呼可謂深藏若虛者矣十年禱旱勞悴感疾以終年纔三十有四官止宣教郎屬纊之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養不終為恨寔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一女在二子之間君未第時欲卜築于鄞之陽堂鄉延壽山至是遂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妻以丞相恩封孺人

于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母誓不背姚氏卻鉛華不御賦柏舟之詩撫教其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歲時供婦禮無敢慢嗚呼賢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弟無閒言後諸昆弟遵秦國夫人之命以遺奏恩予元特未幾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令俱為迪功郎調饒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壻于外家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之孫新吉州通判檝之子也孫男女今各二人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之喪已

能悲慕盡禮大夫素嚴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愠色至閉户自撾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解帶藥非親嘗不進祈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力之盡平日動以古人自期文詞之作尤為精敏他人汲汲不能發舒者下筆輒過之掩抑覆護不欲衒耀而自不可掩真如其為人也裒為家集十卷方在甥館時諄諄言宰相之職惟進賢退不肖昔王文正在位僉壬豈能悉去不以為憂也惟多引諸賢使不為小人所勝耳因客疏賢才三十餘

人雖不及盡用終多為知名士君之志豈小哉體瘠神清人以為似文惠而與魯公真有氷玉之譽出門軸折此識不識所共嘆也開禧三年君之二子踵門泣曰先君之葬時兄弟穉幼未及銘墓念不可以無傳又以通判贛州表君𡬶所作行狀為請余尤哀其意為之銘銘曰

人之生子惟恐不敏敏而好學乃善之盡既敏而學又或恃才浮躁衒露為身之災猗歟洪卿實具才美蚤冠

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在躬文惠是似清如魯公天胡不仁蘭摧玉折二親俱存共姜守節有子競爽志于家傳不在其身天其舍旃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晉公魏公益顯占籍京師號三槐家魏公之兄諱懿仕秘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為夫人之曾祖震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妣潘氏越國夫人祖仰尚書金部員外郎贈大中大夫妣閻氏碩人唐氏

淑人父從知信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
大中建炎避地來明後遂葬于鄞正議定居桃源鄉夫
人生于紹興八年十一月年十九歸于向氏文簡公八
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五世侄名公援字伯勛太府卿兼
權兵部侍郎士偉之子也終修職郎嶶州司法參軍夫
人金出也幼失所恃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長淑人為質
肅公之孫有家法夫人習熟閫範動以為楷至疾革猶
以祖母為言逮事侍郎之母游碩人者一紀曲盡誠敬

寢疾歷歲奉養無怠容侍郎季女適仇氏寳學僉之孫由尉贑之會昌夫婦俱喪一子伸孤立伯恟與夫人既經紀其家夫人又以幼妹歸之以振仇氏之門侍郎之甓有女纔七歲夫人拊愛教以婦德擇曾文清公之孫棋以歸之伯恟友愛素至介弟登仕郎公擢蚤世無嗣其婦高氏嫠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伸孫大年為之繼以其長女歸高氏兄子鋭賴其經理之助次歸蔣興邦亦名家子也伯恟晚有女甚愛之夫人篤于手

足議以歸仲弟涵之次子槩涵授樂清令而不禄資送加厚過于己出伯劭先娶括蒼葉氏僅閱歲而亡寄葬山寺夫人為繼室略無諱忌土冢修祀如奉其先伯劭將葬謂二子曰葉無子而又别葬若不舉以同穴則後日必寖致廢禮遂合祔焉此尤人所難能也伯劭嗜書手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其寒煖不以俗務累其心及其亡也治葬送撫諸孤益謹家政米鹽靡密井井有條平居凝重語笑不輕發閫門幾百口内外肅然歲時

姻族會聚始假借顔色雖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茍有過惟恐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義旁通醫卜之説又善攝養少病疾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為寔開禧三年二月戊午也二子之郃之翰二女長適甥王蒼舒次即槩也孫男四人大成大卞大方大應女二人長許嫁蒼舒之子將仕郎簡次尚幼將以五月甲申祔于雙鳫鄉蓮峯之原司法之墓始余妻祖尚書公俁上世由大名徙宛丘自晉公分派故南渡以來與三槐通譜二王氏向氏

皆居明越間夫人之弟柯山使君淹又與余締婚焉于是使君哭女兄甚哀以書來曰自涵弟云亡與吾姊相倚為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専以謹守學業不辱門户相勉罔敢怠忽今舍我而逝人皆謂其令終吾今獨存何以善吾後冤乎痛哉吾姊夙佩慈訓善學力行遇事處決有大丈夫所不及其實敬畏之與君姻連必亦稔聞為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乎余姑之夫太府卿王公正己與信州為莫逆之友每稱伯劭風

度之佳記問之博一日見伯紉于鄞簿廨舍而不值夫人相見于碧梧軒縱談家務世故及伯紉所職纚纚移晷卿退而語錀曰吾與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其女之慧亦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嫺于辭令者所不逮也蒼舒及簡又尚書之孫曾余以故屢獲升堂辱延遇益信卿公之言敢併敘之云

承議郎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贅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

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賢甚悉方與四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郃武貳車忽一疾不起遂以朝奉郎致仕識與不識莫不痛之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其母太孺人張氏繼卒于家季和之兄應符遣其子祖祐來見余曰祖父雪齋之亡季父嘗持故國子録沈君煥所狀行實乞銘于晦菴朱公公許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今復見之恨不及展龐公之

拜銘文見屬其何敢辭既而公亡迄不果銘今不幸祖
妣繼季父以逝顧當今孰能繼晦菴者敢泣以請余以
衰病掛衣冠而迫于上旨收置北扉震懼固辭不獲命
念季和之交誼又不可以固陋為解讀其所示事實見
雪齋七十歲時倣程公大中自誌其墓有云雪齋野叟
孫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也族緒寒微難援譜系但聞
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
余祖為長諱政孝慈馴善鄉黨稱之生四子長從釋氏

為昇師次為十伯父次為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諱子全昇師持苦行而有高識兼通儒書喜聽賢士大夫語歸葬父母守冢三年則聚諸弟之子躬授語孟詩禮蘄變其家為儒已而余生于政和甲午八月辛未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為先考嗣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于鄉先生胡定翁家聞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號嗑奔喪哭臨以時孝悌之端發于天性衆稍驚異其後兄常攜寓鄉館側聽講說文

義粗通然退侶燕朋弛怠不進十四五潛喜哦詩兄使誦杜集頗費日寡益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罹兄喪哀痛之情如失乳哺如割肺腸倀倀無相幾不自立因從畏友屬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迫于凍飢踵兄故步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經史注疏且閲且抄不敢荒逸竊志古人務為實學時文非其所好而又無師屢試不利決意退藏尊拜先聖覬扶吾道晨誦孝經以致時思人多非笑不之恤也壯室張氏既得三子捨館歸

訓鬻田就竭人不堪其憂五十九歲始幸小子應時試
入太學閱三載遂叨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廁鄉選余
于是家居寡出諸兒分寓歸辦菽水今既七十已隨應
時滿尉黄巖還鄉閉門養痾不交人事挾策自適凡余
自少至老備嘗艱阻不可具言初侍所後母陳氏遭義
兄陵暴慨然景念孤臣孽子竊以舜曾閔為師承意調
諧各終其世紹興乙丑仲兄有重罪余未諳律令以身
援之幾併坐縲絏偶值星變原赦俱免其他困阨危難

苦心衡慮改過遷善迄能自持厥躬不見薄于鄉里吾家父行享年多止五十今幸同産次兄七十有七與余白髪相保夫妻兒婦歡聚無缺捫心感舊粗足樂矣然余所以行已立心不忘恭敬近而冠屨微而紙筆未嘗輒輕易服用嘗謂不能動天地不足以言誠不能正室家不可以為道故其在畎畝未始一日忽忘君民對妻子惟恐食息俏違禮教一言一事必求合于人情可無怨悔者而後出之其受人子弟之託教之不啻已子隨

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與人交不敢失信廢禮受
侮不敢爭忿蓄怨平居確意安貧守分不萌非義之求
聞人有善心恨弗及見人之惡口不忍言自信不移量
力而動平生謹畏求寡乎愧怍而已噫使余少年微有
依怙不歷屯剥壯歲窒于理性不明否泰未必能操心
慮患固窮順命亦何以至于今哉凡吾子孫勿墜家學
推本源流念之敬之此吾之實録也余三復而嘆曰嗚
呼其可謂躬行篤學樂道知命之君子矣凡君平生操

履大槩已見于此而國録沈君所狀尤為詳備余復何所措其辭至于蓬藋之居陋甚玉川而門堦户庭咸有銘勒簞食菜羹終日不飽而潔齋整齊如對大賓子良婦教孫枝競秀家法修明門雍户肅下逮僮僕舉訢訢也其遺風餘範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其典刑矣初君以淳熙十一年太上皇后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年上皇再慶進承奉郎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于泰州海陵縣丞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後應時陞朝累

贈承議郎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嚞大父儼父日休封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君四年卒次曰應符次即應時也一女未嫁而夭孫男三人祖祐祖詒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宣教郎知婺州義烏縣丞胡衍次適里士胡伯韶次許嫁四明沈嚴曾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珍曰琺君初葬于燭溪湖潘山之塢穴頗不安季和之亡得吉卜于新奥竹山始遂遷葬今將以嘉定改元某月某日奉太孺人之

柩祔焉太孺人質性莊重雪齋動以古人自律孺人事之如賓終始若一日季和宰平江之常熟縣號難治吏民懽服既滿檟為郡將所捃摭困阨兩朞至開人使訴卒無一詞猶被鐫降孺人曰但不得罪于公論足矣窮達非所計也閑廢累年方權臣用事不肯附麗求進菽粟不繼族黨姻舊皆勉以禄仕孺人獨未嘗一語及之曰使吾兒失節以為養不如粗糲之為甘蓋不如此不足以配君子不足以生賢子孫不足以成禮法之家也

季和不幸出門軸折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孝友以承先訓後其有興乎銘曰

德在陰報必明活千人後必興天人間響應聲有篤行出志誠子必賢家必名偉孫君真不朋動以禮善服膺不愧怍無虧成廟之璉壺之冰行于家森典刑喋不施閟幽扃過者式視斯銘

攻媿集卷一百七